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

經四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士 美 疏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疏駢合也大也謂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

連合為一指也枝指者謂手大拇指傍枝

生一指成六指也出乎性者謂此駢枝二

指並稟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

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也言曾史稟性有五

德蘊之五藏於性中非剩

附贅縣疣出手形哉而侈於性

註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

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

其於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眾以為多故

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

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

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

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

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

也

疏附生之贅肉縣係之小疣並稟形以後

方有故出乎形哉而侈性者譬離曠稟性

聰明列之藏府非關假學故無侈性也

多方手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

德之正也

註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

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

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

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

定分毫芒之降即不可以相改故各守其

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

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

之不亦妄乎

疏方道術也言曾史之德性多仁義羅列

藏府而施用之此直一家之知未能大冥

萬物夫能與物冥者故當非義而應夫仁

義不多不少而應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

無窮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

無用之指也

註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疏夫駢合之拇無益於行步故雖有此連

終成無用之肉枝生於手指者既不益操

挺故雖樹立此肉終是無用之指也欲明

稟自然天性有之非關助用而生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註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

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疏夫曾史之徒性多仁義以此情性駢於

藏府性少之類矯性慕之矜此為行求於

天理既非率性遂成淫僻淫者耽滯僻者

不正之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註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

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

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

多於本用而因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

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

矣

疏言離曠素分多於聰明性少之徒矯情為尚以此為用不亦謬乎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疏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五色青

黃赤白黑也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煌煌眩目貌也豈非離朱乎是也已助聲也

離朱一名離婁黃帝時明目人百里察毫

毛也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

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目困也所

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

是亂耳目之主也

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鐘大呂

姑洗蕤賓無射夾鍾之徒是也六律陽六

呂陰總十二也金石絲竹匏上革木此八

音也非乎言滯著此聲音豈非是師曠乎

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極知音律言離

曠二子素分聰明庸昧之徒橫生希慕既

夫本性寧不因乎然則離曠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者也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註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

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

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簞鼓天下使夫

其真性甚於桀也

疏枝於仁者謂素分枝多仁義由如生分

中枝生一指也擢用五德既偏滯邪淫仍

閉塞正性用斯接物以收聚名聲遂使蒼

生馳動奔競由如笙簧鼓吹能感動於物

欣企也然曾史性長於仁義而不長者橫

復慕之捨短効長故言奉不及之法也擢

拔謂拔擢偽德塞其真性也曾者姓曾名

參字子與仲尼之弟子史者姓史名鱣字

子魚衛靈公臣此二人並稟性仁孝故舉

之

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窳句遊心於堅白同異

之間而蔽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註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曾容忍於樽杌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群言之主也

疏揚者姓揚名朱字子居宋人也墨者名翟亦宋人也為宋大夫以其行墨之道故

稱為墨此二人並墨之徒稟性多辯威能

致高談危險之辭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

如織結藏匿文句使人難解其游心學處

惟在堅執守白之論是非同異之間未始

出非人之域也蹙蹙由自恃也亦用力之

貌譽光贊也揚墨之徒並於其小學炫耀

眾人誇無用之言惑於群物然則揚墨豈

非亂群之師乎言即此揚墨而已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註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真自多駢旁枝各

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

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

其正而已

疏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辯由如合

駢之擗傍生枝指稟之素分豈由人為故

知率性多仁乃是駢傍枝之道也而愚惑之徒捨己効物求之分外由而不已然搖動物性由此數人以一正萬故非天下至道正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註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疏以自然之正理正蒼生之性命故言正也物各自得故言不失也言自然者即我之自然所言性命者亦我之性命也豈遠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而正正而不正之而言也自此以上明矯性之失自此以下顯率性之得也

故合者不為駢
註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
而枝者不為駢

註以合正枝乃謂枝為駢
疏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合實非駢以合枝乃謂枝而歧而歧實非歧也

長者不為有餘

註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
短者不為不足
註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

疏長者謂曾史離曠揚墨並稟之天性蘊蓄仁義聰明俊辯比之群小故謂之長率性而動故非有餘短者眾人此曾史等不及故謂之短然亦天機自張故非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註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
疏鳧小鴨也鶴鶴之類也脛脚也自然之理亭毒衆形雖復脩短不同而形體各足稱事咸得逍遙而或者方欲截鶴之長續鳧之短以為齊深乖造化違失本性所以憂悲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註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疏夫稟性受形命有崖量脩短明闇素分不同此如鳧鶴非所斷續如此即各守分

內雖為無勞去憂憂自去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註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註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

疏噫嗟歎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率性有之非由放効彼仁人者則是曾史之徒不體真趣橫生勸獎謂仁義之道可學而成莊生深嗟此迷故發噫歎分外引物故謂多憂也非其人情乎是人之情性者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註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斲之夫如此雖群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

疏斲者齧斷也決者離析也有餘於數謂

枝生六指也。不足於數謂駢為四指。夫駢枝二物自出天然。但當任置未為多少。而或者不能忘淡固執。是非謂枝為有餘駢。為不足橫欲決駢。駢枝成於五數。既傷造化。所以泣啼。故決駢雖殊其憂一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註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今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為仁也。疏蒿目亂也。仁兼愛之迹也。今世猶未代言魯史之徒。行此兼愛。遂今或者捨己効人。希幸之路。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則患難生。於是憂其紛擾。還故以仁義不知患難之所興。與乎聖迹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養貴富。

註夫貴富所以可養。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効彼以發竊非望哉。疏養貪財也。素分不懷仁義者。謂之不仁之人也。意在貪求利祿。偷竊貴富。故絕已。

之天性亡。失分命。真情而矯性。偽情舍我。遂物良由聖迹。可尚故有斯弊者。也是知抱璞還淳。必須絕仁棄義。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疏此重結前旨也。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註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棄情遂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疏自從也。三代夏殷周也。囂囂猶謹。語也。夫仁義者。出自性情。而三代已下。棄情徇迹。囂囂競逐。何愚之甚。是以夏行仁殷行義。周行禮。即此囂囂之狀也。且夫待鈞繩。繩規矩而正者。是剛其性也。疏鈞曲繩直。規圓矩方也。夫物賴鈞繩。規矩而後曲直方圓也。此非天性也。論人待教迹而後仁義者。非真情也。夫真率性而動。非假學也。故矯性偽情。舍己効物而行仁義者。是滅削毀損於天性也。

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疏約束縛也。固牢也。侵傷也。德真智也。夫

待繩索約束膠漆。堅固者。斯假外物。非真牢者也。魯學曾史而行仁者。此矯為非實性也。既乖本性。所以侵傷其德也。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疏屈曲也。折截也。喻猶嫗撫也。揉直為曲。施節文之禮。折長就短。行漫澶之樂。嫗撫偏愛之仁。喻執迹之義。以此偽真以慰物心。遂使物喪其真人亡。其本既而棄本。遂末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者也。此則總結前文之失。以生後文之得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鈞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疏夫天下萬物各有常分。至如蓬曲麻直。首圓足方也。水則冬凝而夏釋。魚則春聚而秋散。斯出自天然。非假諸物。宜有鈞繩規矩膠漆纏索之可加乎。在形既然於性。亦爾。故知禮樂仁義者。亂天之經者也。又解附離離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附離董

氏者皆起家至二千石注云離依之也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
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註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民泯然自得
而不自覺也

疏誘然生物稟氣受形或方或圓乍曲乍
直亭之毒之各足於性悉莫辨其然皆不
知所以豈措意於緣慮情係於得失者乎
是知屈折啣命失其常也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註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

疏夫見始終以不一者凡情之闇惑也觀
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
而生不知所以生不得而得不知所以得
雖復時有古今而法無虧損千變萬化無
常唯一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
之間為哉

註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
其間也

疏莫何也連連猶接續也夫道德者非有
非無不生不滅不可以聖智求安得以形
名取而曾史之類性多於仁以已率物滯
於名教束縛既似絨繩執固又如膠漆心
相續連連不斷懷挾此行教游道德之
鄉者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徒希企高
之名終無功用之實笨蹄不忘魚兔又喪
已陳芻狗貴此何為也

使天下惑也

註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

疏仁義之教聰明之迹乖自然之道亂天
下之心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註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於仁尚義失其
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疏夫指南為北其迷尚小滯迹喪真為惑
更大

何以知其然邪

疏然如是也此即假設疑問以出後文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

於仁義

註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
今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
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
馳棄我狗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
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
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疏虞氏舜也招取也撓亂也自唐堯以前
猶懷質樸虞舜以後淳風漸散故以仁義
聖迹招慰蒼生遂使宇宙黎元荒迷奔走
喪於性命逐於聖迹

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註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
矣

疏由是觀之豈非用仁義聖迹撓亂天下
使天下蒼生棄本逐末而改其天性耶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
易其性矣

註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
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

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盤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

疏五帝以上猶扇無為之風三代以下漸興有為之教澆淳異世步驟殊時遂使捨己効人易奪真性徇物不反不亦悲乎注云或以盤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者盤夷猶創傷也言夏禹以風櫛雨沐手足解胼以此辛苦之事易於無為之業居上既爾下民亦然也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註夫羈居而齧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盤夷禿脰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斤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盤夷而居形者不擾則美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疏殉從也營也求也逐也謂身所以從之也夫小人貪利廉士重名大夫殉為一家

帝王營於四海所殉雖異易性則同然聖人與世常冥其迹則殉故有癡瘖禿脰之變而未始累其神者也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疏數子者則前之世以下四人也事業者謂利名天下不同也名聲者謂小人大夫聖人異號也言此四人事業雖復不同名聲異號也言四人雖復不同其於殘生以

身逐物未始不均也

藏與殺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疏此仍前舉譬以生後文也孟子云藏善學人殺孺子也楊雄云男壻婢曰藏殺良家子也校養也亡失也言此二人名耽事業俱失其羊也

問藏善事則挾策讀書問殺善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疏奚何也冊簡古人無紙皆以簡冊寫書行五通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問藏問殺乃有書塞之殊牧羊亡羊實無復異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疏此下合譬也伯夷叔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之後也姜姓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長而庶齊幼而嫡

父常愛齊數稱之於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聞文王有道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扣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山採薇為糧不食粟遂餓死首陽山在蒲州東縣蒲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廟墓林木森竦盜跖者柳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

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距死其上也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疏伯夷殉名死於首陽之下盜跖貪利殞於東陵之上乃名利所徇不同其於殘傷未能相異也

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註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

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

疏據俗而言有美有惡以道觀者何是何

非故盜跖不必非伯夷豈獨是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

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疏此總結前文以成後義但道喪日久並

非道當今俗中盡殉豈獨夷跖從於仁義

未始離名逐於貨財固當是利唯名與利

殘生之本即非天理近出俗情君子小人

未可正據也

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

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

其間哉

註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

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美為殘性美

為易哉皆由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

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冥我極

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美辯哉

疏惡何也其所殉名利則有君子小人之

殊若殘生損性曾無盜跖伯夷之異此蓋

俗徒到置非關真極於何而取君子於何

而辨小人哉言無別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

謂臧也

註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

不善也

疏屬係也臧善也吾莊生自稱也夫捨己

効人得物喪我者流俗之偽情也故係我

天性學彼仁義雖通達聖迹如墨翟楊朱

乖於本性故非論生之所善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註率性通味乃善

疏孟子云俞兒齊之識味人也尸子云俞

兒和薑桂為人主上食夫自無天素効物

得知假令通似俞兒非其善故也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

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註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

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

係於離曠乃聰明也

疏夫離朱師曠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關

學致今乃矯性偽情捨己効物雖然通達

未足稱善也

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

矣

註善於自得忘仁而仁

疏德得也夫達於玄道者不易性以徇者

也豈復執已陳之芻狗治先王之蘧廬者

哉故當知其自知得其自得以斯為善不

亦宜乎

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

之情而已矣

註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

還自不仁也身自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

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

於自得斯可謂善也

疏夫曾參史魚楊朱墨翟此四子行仁義

者蓋率性任情稟之天命譬彼駢枝非由

學得而或者觀曾史之仁義言放効之可

成聞離曠之聰明謂庶幾之必致豈知造

11007A 15 11-6

物而亭毒之乎哉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政斯之謂也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註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

疏夫希離慕曠見彼聞他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真不蕩於外者即物皆聰明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註此舍己効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

疏夫不能視見之所見而見目即求離朱之明不能知知之所知而役知以慕史魚之義者斯乃偽情學人之得非謂率性自得已得也既而偽學外顯効彼悅人作偽心勞故不自適其適也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

註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

疏淫滯也僻邪也夫保分率性正道也尚名好勝邪淫也是以捨己逐物開希幸之路者雖伯夷之善盜跖之惡亦同為邪僻也重舉適人之適者此結前生後以超文執故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註愧道德之不為謝寘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疏夫虛通之道至忘之德絕仁絕義無利無名而莊生妙體環中游心物表志操絕乎仁義心行忘乎是非體自然之無有媿道德之不為而言上下者顯仁義淫僻之優劣也而云余愧不敢者示謙也郭注云從容吹累者從容猶開放而吹累動而無

心也吹風也累塵猶清風之動微塵輕舉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